

仰望星空的人

12月10日晚,10年来中国观测条件最好的月全食上演。据报道,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跑到户外,观望一轮“红月亮”高挂夜空的迷人景象。此时在佛山郊外的漆黑荒地上,一群佛山的天文爱好者站在那里,他们专注地摆弄着天文观测仪器,恨不得把月全食的每一瞬间都留在自己的记忆里。

万里无云,十年最美红月高挂夜空。

但此时时在高明高村的陈谷而言,却是一样的晴夜,两种截然不同的夜空。

往城市方向望去,泛着霓虹射灯的暗红色天空下,许多人正在自家阳台、楼顶或公园草坪上“举头望明月”,星星零星地相伴左右。但在陈谷这里,漆黑的夜色下伸手不见五指,属于他的星空除了红月亮,还有漫天繁星,偶尔流星划过绽放刹那的美丽。

这一日,作为天文爱好者的陈谷,带着沉重的天文观测仪器,驱车两个半小时,逃离城市,到达高明这个偏僻的小山村。他说,只有在那里,夜空才会回复她原本的颜色,星星跃然天幕,月色最美……

39岁的陈谷戴副银边眼镜,对天象极为敏感。10日晚六点半时,来不及吃饭的他,正行驶在前往高明高村的路上。当黑夜降临,陈谷指着远处前方说:“你看,金星出来了,西方屋顶上最亮的那颗!”记者顺着陈谷的指向望去,一颗耀眼的星星映入眼帘,如果不是他的提醒,记者可能和许多过路人一样,不注意这颗星星的存在,也不知它的名字。而陈谷正朝着它的方向,带着记者驶向越来越深的黑暗。

陈谷的目的地,是一个连路灯都没有的偏僻山村。他到达时,月光已经柔和地洒在乡间小路上,一只黑狗好像从没在这样的寒夜见过人,躲在一旁不停地狂叫。但黑暗并没有给陈谷带来恐惧,反而增添了宁静的浪漫。

“过一阵,月光会越来越暗,星星就越来越亮。”陈谷边说边娴熟地架起他的天文设备,望远镜、两台数码相机等,总重量达39公斤。随着地球的阴影一点一点地将月亮遮挡,星星逐渐多了起来。3个小时里,陈谷不停地从各个角度拍摄下红月亮与周围繁星舞动的画面。这就是他此行的与众不同之处,因为在光污染严重的城市里,绝对欣赏不到如斯苍穹。

当夜,陈谷与佛山其他天文爱好者们,分赴顺峰山公园、顺德容桂、广州从化等地拍摄月全食。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,叫“广东南十字星会”,这是一个民间天文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团体。广州五年天象馆常务理事李建基评价说:“这是一群具有另类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的天文爱好者。”

十年前,一场英仙座的流星雨,撮合一帮发烧友成立了这个组织。然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,十年中,他们一起远行看过流星雨、日全食、日环食,搞过无数有声有色的路边天文、天文科普讲座、天文影展,全部是免费的公益活动。

今年8月,南十字星会十岁了。陈谷等七位元老笑谈:十年的那一边,我们还拿着胶片相机拍摄天文照片,十年的这一边,人人都提着数码单反;十年的那一头,是纸质星图加红色手电筒,十年的这一头,手提电脑里的电子星图一应俱全。科技进步之快,深刻地改变着他们对天文的“玩法”。可悲的一面是:十年的那一边,城市里的楼顶繁星点点,十年的这一边,同一地点,星星隐没在城市光害当中。

追逐灿烂的黑暗

十年来,社会快速发展,城市迅速扩张,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。这群天文爱好者们,也在岁月流逝中一天天变老。他们中大多数已到不惑之年,但对美丽星空的向往却永远不变。他们一次次地将自己置身于时空扭曲的节点上,感受天与地的意外相撞、光与影的意外交融。

2008年8月1日,是21世纪中国境内首次可观测到日全食。这群勇敢又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出发了,他们穿着统一的白色T恤分赴甘肃、陕西、江门、新疆4地,2500公里追随,1600公里观测度,人均负载22公斤。

南十字星会会长何建国带领大部队来到距日全食中心线44km的甘肃省金塔县。当地居民对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天文观测者早已习以为常,纷纷凑过来看热闹。

在这里,他们第一次看到:威严的太阳由“半月”变成“弯月”,再变成一丝诡异的眉毛挂在天上,极细极细而又耀眼的,叫人不能直视。大地被笼罩在诡异的光线中,有点带紫色的昏暗的光线,仍然在一点点地变弱、变暗,再变暗……“那现象可能用正常的生活经验去解释。人在这种光线中,似乎有点不知所措,莫名的不安与些微的恐惧挥之不去,等待着上天已经安排好的下一秒应该发生的事情。”陈谷说。

当110秒的黑暗一晃而过,会长何建国略为遗憾地说:“我捉不到星光啊!”有的队员在清醒过来后才大喊:“哎呀!我忘记调快门了。”归来后,他们将此次活动制成视频《追逐灿烂的黑夜》挂在网上,让更多的人分享这不寻常的“黑夜”。

如今,在记者面前回味多年天文观测的神秘和惊喜,他们数也数不完啊!2001年11月狮子座流星雨,他们像苦行僧一样卷着被窝,躺在韶关2000多米的高山上四三天夜,靠吃八宝粥充饥,靠木炭取暖;2011年9月,风车星系M101里有超新星爆发,他们亲自见证。何建国感叹道:“地球在恐龙时代,这颗超新星就爆发了,它的光芒,用了2100万年穿越宇宙,到达地球时,主宰这个星球的并非恐龙,而是人类了。”

遭遇成长的烦恼

26岁的天文爱好者李嘉浩,从2008年开始一直致力于天文科普的义务宣传和普及。当中他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:随着人越长越大,天文观念就越来越淡薄。

他认为,幼儿园孩子的天文知识已经相当棒了!记得他问一些四五岁的孩子,太阳系有多少颗行星?孩子们流利的回答出乎他意料。

中学生提的天文问题甚至可以难倒他。“他们不会问‘到底有没有外星人’这么低端的问题,相反,他们会根据当前热点的天文消息发问,有些问题还走在天文科技的前沿。”

但到了大学生那里,情况就不相同了。有几次,李嘉浩把一架望远镜摆在一所大学的校园操场上,招呼着路过的学生进行日常观测,不料很多学生第一句话就问“今晚有什么可看啊?”,然后就是“有啥好看的”。

走进社会,李嘉浩更是哭笑不得。2009年至今,李嘉浩等人举行了多次公益性的“路边天文”观测活动。很多过路人以为要收钱的,连看都不过来看。有的孩子想看,家长就问“收多少钱?”

“互联网的发达,让很多天文消息一经发生就迅速蔓延,孩子们易于接触新事物,很容易对天文产生兴趣。但随着年龄增长,学业、事业压力的增大,逼得人只会埋头苦干。再加上社会功利性的驱使,把天文科普推得越来越远。”佛山科学馆馆长李国斌如是解释。

市科协科普部方面也承认,佛山很多学校都重视培养学生的天文科技创新,其中不少还在省内外获大奖。但在市科协50多个协会中,天文科普仍是最薄弱的一环,尚处在普及的初步阶段。

如今,随着2006年杨利伟载着“神舟五”飞天了;2008年翟志刚走出“神舟七”太空漫步了;2011年9月“天宫一号”发射升空了……伟大祖国航天事业的发展,燃起国人的天文热情愈加高涨。据统计,市科学馆今年入馆人数十来万人,比去年涨了20%。

但李国斌不敢说,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真正把天文的种子种下心。何建国希望,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“哈雷彗星回归”把我们带进天文世界一样,当下盼如此。

梦想城市的灿烂星空

12月的星空异彩纷呈,红月亮刚过,双子座流星雨、小熊座流星雨和水星西大距又轮番上演。每当“星空剧场”开幕,佛山天文爱好者们就背着沉重的天文设备,逃离城市,到达偏僻市郊。他们比任何人更关心夜空。

陈谷说,小时候走出家门口,抬头就可以看到满天繁星;年轻时,曾和心爱的人,骑着自行车到河边看星星;五六年前,他们要开车两小时去到远郊看星星;今天,为了看到美丽的星空,他们还要逃得更远……十年来,他们已相继失守了两三个观测点,全部遭到繁华的城市灯光吞噬。他们疑惑:孩子的星空在哪里?

2008年,佛山科学馆在亚艺公园主办了连续三天的“路边天文”观测活动,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。但馆长李国斌事后回想,因为城市“光污染”的原因,观测效果并非特别好。

与此同时,为了能让孩子看到星星,佛山科学馆模拟建了一个“星空场馆”;不少学校还建设了天象馆;佛山新城新科技馆的建设也在加紧进行。佛山科学馆馆长李国斌说,新馆比旧馆大好几倍,让走进其中的市民更加产生对宇宙的畅想和希冀。

但虚拟场景永远不是现实。“美丽的夜空,像代表人类文明的伟大建筑及其它世界遗产一样,应当受到悉心保护。”李嘉浩说。作为一位天文爱好者,他更希望捕捉的,是具有人文气息的景物在星空下鲜为人知的美丽。

为此,月全食当晚,他与几个伙伴们逃到了顺峰山公园青云塔下。当日落西山、游人离去、一切回归宁静时,他们看到了几乎没有有人见到过的景象:红月亮照耀下的青云塔,宁静安详令人敬畏。

年复一年,斗转星移。他们希望这个世界更多仰望星空的人。

文/佛山日报记者 余慎
图/受访者提供

制图/王帅

给地球一个温暖

德国哲学家康德说:“有两样东西,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,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: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。”

这位理性批判的哲人有此感悟,不免令人意外,直到我遇到了这群天文爱好者们。当地球的阴影正在渐渐遮挡月亮,这群天文爱好者们一起抬头望向星空时,我想到了“仰望星空”四个字。这种生活在凡庸生活的“星空情结”,不仅予人高深莫测之感,更让人由衷地敬畏。

“夜晚的星空”的确蕴含了大自然无尽的秘密,这群天文爱好者们正在用实际行动探索宇宙、太阳、月亮、星星……。而更多的人则是行走在繁忙的生活路上低头赶路,即使偶尔抬头看天,也是发出人生无常的感慨。毕竟置身在神秘无穷的宇宙中,或许人类甚至连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也算不上。

但先有哲言,比大地更广阔的是大海,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。只有人的心灵可以与宇宙相媲美。这群天文爱好者对天文世界的热爱,无不昭示着我们要用爱去爱护每一个地球生命,使宇宙温暖,成为一个大家园。

在这里,请允许我继续引用很多科幻电影的烂俗结尾——是地球的空气、水最终拯救了人类。大自然看似平白无常的事物,也许已在冥冥之中决定了我们的命运,让我们一起热爱自然、观察宇宙、保护地球吧。(余慎)

城话

“无花市不春节”

北方过年逛庙会,岭南迎春行花街。行花街,逛花市,是广东人延习已久的闹春风俗,以花为媒,借之守岁,以之迎春。

第一次了解到“花街”、“花市”,还是初来佛山的当口,公交车绕行松风路,才知城区辟出一条街专门卖花。真正了解“行花街”的习惯,还是去年春节期间体验文华路的人山人海——外省人只有到了现场,才能感受到,“无花市不春节”的观念,就跟逢年过节舞狮一样,早已洋溢花山人海之中。今年12月初,在亚艺公园跑步时就看到花市的招贴广告,原来禅城花市提前50天就紧锣密鼓筹办了。随着日历不断翻新,城区的年味儿也越来越浓。没过几天,媒体就爆出有市民9000元拍得一摊位,成为禅城龙年花市“标王”,“身价”比去年足足翻了一倍!

尚未进入冬至,筹备中的花市已经带来了春天的气息!

历史上,最早的花市不在佛山,而源自“花城”广州。唐宋时期,广府地区就出现了花卉买卖的市场;明清时期,专门“花市”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。有“广东徐霞客”之称的清代名士屈大均,在其名作《广东新语》中提到“东粤有四市……一曰花市,在广州七门,所卖只素馨,无别花,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也。”与洛阳独宠牡丹对应,广府当时专爱素馨。撇除素馨花的传说,从字面上看,“素”意为平常,“馨”为芬芳之意,“素馨”即为“常香”,也迎合了人们寄望花开富贵春常在的美好祝愿。

然则,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;爱花之好,并不稀奇。但广东人缘何如此爱花,并发展出绵延至今的花市?——粤地位于亚热带,雨量丰沛而花频开,但许多花并无香味,唯独素馨花味极其芳香,使得素馨一枝独秀,应了“物以稀为贵”的说法。素馨香溢四面八方,逸出七门,也把花市的民俗吹向广州周边,受影响最深的无疑是佛山。当代民俗学者谢中元、石了在2011年8月出版的《行花街》中,专辟一章论述“穗外花市的区域特色”,共有两部分内容,分别讲述佛山与东莞两市的迎春花市,从花市的角度也印证了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特殊地位。

早期的花市,已从素馨扩展到桃花、水仙、吊钟、山茶、菊花,还有金桔、发财树、红豆杉;近年,花市,已经与北方庙会拉开了距离,从“地摊”摆到展位上,脱离了“泥腿子”式的粗放模式;如今的花市,花街沿线张灯结彩,各类特色年货一应俱全,楹联、土特产、高科技应有尽有。当然,除了传统的节庆元素外,近年也出现不少新变化。譬如,兔年的花市中,华英中学的学生也摆出了自己的展位,他们的作品展出使花市更加丰富、多样;龙年的展位竞投中,据称石湾高中也有学生跻身其中。虽然有一些网友并不认同学生走上街头摆摊,但普天同庆,本来就是“同乐”,学生族的加入,除了喜庆之外,还能让花市更具活力。

佛山的花市一般在春节前举行,除夕夜是花市的最高潮,市民走上街头,寻着自己的迎春花:金桔在粤语中接近“大吉”,代表大吉大利;红桃花在粤语中与“宏图”谐音,大展宏图便寓其中,同时又“一树桃花满庭春”——花语美意与春节祝愿、花市热闹与迎春喜庆的互相融入,可能是花市长盛不衰的原因吧。而佛山主城区面积并不大,却因花市与春节的结缘,让全城人走在一起行花街、逛花市、品花香、解花语,把花市办成佛山人自己的一个“常香”、同乐的嘉年华——

一去二三里,
花绽四五街。
牌楼六七座,
八九十里香。

张超

编读往来

月亮的脸



12月10日,阴历十一月十六,正是月圆的日子,天公作美,让人们清清楚楚地欣赏到了这次完美的月全食。早早地找到一片开阔的场,支好相机等待着。初亏的时间比预计的早了一点,行进的过程也比预想的要快,十点多就看到了期待的红月亮。我想广寒宫的嫦娥这会儿应该是最美的時候,因为有十几亿的人都在翘首注视着。——王超

欢迎登陆佛山日报微博 (http://weibo.com/fsrb)发表见解。